

打倒内蒙文艺界头号走资派布赫!

乌兰夫反革命“宫廷政变”的开场锣鼓

——评“内蒙古自治区二十周年建设成就展览提纲”

·红批兵·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乌兰夫这个反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直十分重视反革命舆论工作。他的驴头太子布赫控制下的文化部门，就是专做这项工作的一块阵地。而内蒙古博物馆则是反革命舆论的重要阵地之一。在这块阵地上，一九六五年，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阴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前夜，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为名而筹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二十周年建设成就展览”，就是乌兰夫集团反革命“宫廷政变”的开场锣鼓。

在黑展览筹备过程中，乌兰夫亲自披挂上阵，抛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黑纲领——“三基论”。其后，乌兰夫在邀请中央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协助筹备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又作了五个半天的篡改内蒙古革命史的黑报告。乌兰夫用这些乌七八糟的黑玩艺作为黑展览的“指导方针”，三令五申，要黑展览全面体现他的“乌兰夫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展览提纲”，自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一)

黑展提纲反对毛泽东思想，吹捧中国赫鲁晓夫黑货，拚命美化“当代王爺”乌兰夫，贯穿了一条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黑线。

在黑展提纲中，毛主席语录寥寥无几；而刘少奇和乌兰夫的黑话却连篇累牍。

在黑展览中，乌兰夫借口“毛主席没有来过内蒙”，而恶狠狠地指令把已经陈列上的一张《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的照片撤去；相反，对展出刘少奇林区之行的“巨照”尚不满足，还提出要加上刘少奇视察鄂温克族自治县被大兵的照片。

在黑展览中，把大叛徒、老反革命乌兰夫打扮成

“党的化身”、“内蒙古的缔造者”、“内蒙革命正确领导的代表”，公然歪曲、颠倒和捏造内蒙古革命史，把一切成就和功绩，一笔总记在这个老反革命乌兰夫的名下。

黑展提纲为了说明一有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乌兰夫这个“蒙古民族的救星”，要展出“大革命时期蒙藏学校党组织开会的地方——学校礼堂”和乌兰夫等人的照片，并且写道：“一九二四年在蒙藏学校，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内蒙古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对历史的无耻的编造，不管二四年还是二五年乌兰夫根本没有加入共产党，如果说他“入党”的话，他倒确实是在蒙藏学校入过国民党，说他是一九二四年的老国民党党员，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黑展提纲，还展出乌兰夫早年在苏联莫斯科学习的照片，对乌兰夫这段历史作了肉麻的吹捧，其实乌兰夫当时是抱着捞取政治资本的险恶居心出国学习的。学习期间，他与托派分子臭味相投；很得大托洛茨基分子、该校校长拉丁克的青睐赏识。毕业后，又充任翻译之职，享受高薪厚禄。他对托洛茨基感激涕零，顶礼膜拜，真是卑鄙之至！

黑展提纲要展出一九三五年乌兰夫在土默特小学做地下工作的照片，用以标榜乌兰夫是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者。事实上，他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卖身求荣投到了国民党大特务陈国英怀抱，成了不耻于人类的大叛徒。一九三五年，乌兰夫拜倒于土旗总管荣祥的足下，当上了土小事务主任，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其后，又当上了傅作义的俄文秘书。乌兰夫吹嘘他是“地下工作者”，真是海外奇谈！

黑展提纲还要展出已经展了多年的“百灵庙暴动”的照片，说乌兰夫亲自指挥的“百灵庙暴动”“打响了华北抗日第一枪”，并用大幅油画表现这一事件。其实所谓“百灵庙暴动”是傅作义一手策划的兵变，是傅作义与德王狗咬狗的斗争。当时乌兰夫并不在百灵庙，正

忙于一当傅作义的高等秘书，为国民党效犬马之劳哩。黑展览还要展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乌兰夫在新三师和干校学员在一起和乌兰夫在新三师政治部办公室照片，还摆出乌兰夫“用过的马鞭子”、桌子、水笔、杓子等物。所谓乌兰夫在新三师做地下工作，完全是一派胡言。当时他窃取了新三师地下党的领导权，以发展党员为名，寻朋结友，结党营私，大力发展自己的党羽，培植个人势力，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九四〇年，乌兰夫竟将在新三师的党组织拱手送给国民党，他又一次叛变革命，使党遭受了巨大损失，把乌兰夫在新三师的反革命历史，篡改成“革命”的历史，把乌兰夫这个老叛徒说成“老革命”，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乌兰夫为了给自己编造“光荣的历史”，不惜捏造“文物”。一九六一年，乌兰夫来馆审查时说：“摆任何一件革命文物，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如我传递秘密文件用的马鞭子，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乌兰夫在博物馆的代理人文浩即从博物馆民族库房拣了一根马鞭子来冒充“革命文物”，在博物馆长期展出，真是无耻又可笑！

黑展览提纲还极力吹捧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活动，胡说什么他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四·三会议”期间，如何解决了东西蒙统一自治的问题，把内蒙古的革命、内蒙古的解放和内蒙古自治区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一切功绩，一笔记在乌兰夫的功劳簿上。其实，乌兰夫从来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黑干将，他执行的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投降路线。他的反革命面目在当时就有暴露，他的反党叛国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内蒙古的革命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内蒙古各族劳动人民彻底推翻阶级敌人的斗争史，是用烈士和各族人民血汗写成的历史篇章，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在内蒙不断取得胜利的英雄诗篇。乌兰夫之流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未完待续)



皇太子魏光记

二、革命熔炉的渣滓

成吉思汗的贤孙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这里毛主席领导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延安，它的革命光辉至今光芒四射，它的革命精神，至今鼓舞着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它为中华民族哺育了千百万英雄儿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祖国各地，创建着震撼世界的革命业绩。

布赫这个“皇太子”曾经吹得最响的一支“牌子曲”，其主题便在于他是“从延安出来的老革命”。

布赫确于一九三九年秋，随着一条由高岗、乌兰夫的黑线而串起来的裙带关系，走出地主家门，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吃着边区人民的小米，养的脑满肠肥，安然无恙的学习了六、七个年头。这就是布赫敢于自吹自擂为“老革命”的唯一历史根据。然而革命者，不能以是否到过延安为标准的，而是要看他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是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志献身于革命事业为标准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那么布赫在延安干了些什么呢？

布赫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由于地主阶级子弟的本性不改，所以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革命。首先，他在延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毫无感情，对伟大的抗日战争毫不关心，相反的却对高岗、张闻天、乌兰夫的一套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黑货，十分欣赏。什么“蒙古民族文化促进会”，什么“成吉思汗纪念馆”，还有成吉思汗的狗头象，才是他最感兴趣的所在，所以每年都要积极参加成吉思汗纪念会，朝拜这个吞食过世界劳动人民血汗的封建魔王。时至今日在他交代问题时，还扬言这些东西

“给他印象很深”。后来，他所以要大唱“成吉思汗出征歌”、大喊“成吉思汗的儿女们团结起来”，大搞“铁骑兵”的思想根源也就不揭自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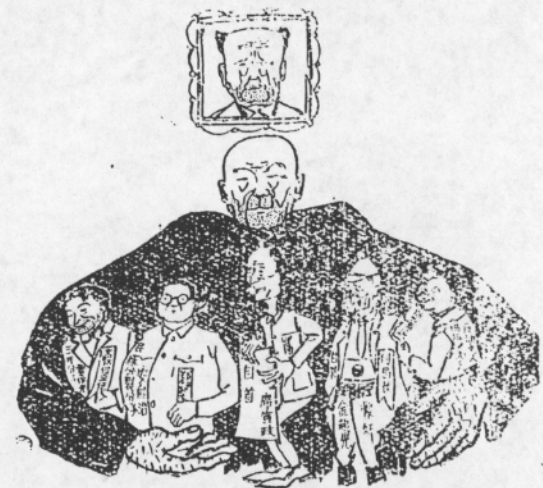
其次，布赫在延安期间，正是日本鬼子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最凶的年代，也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这样的年月里，布赫这个“皇太子”，身居于革命圣地，置国家的存亡、革命的成败于不顾，却挖空心思为个人打算。以自己的私欲和爱好为奋斗目标，整日游闲自得，吹拉弹唱，打打闹闹，并曾公开提出，不愿学政治，要求到“鲁艺”“深造”，想当一名风流潇洒的“文化人”，以“实现”其名利双收、光宗耀祖、凌驾“百姓”之上的“理想”。除此，便是谈情说爱，向往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追求资产阶级的臭小姐，同一个外号人称“洋学生”、“假小子”的女二流子，整日鬼混在一起，打的火热，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更有甚者，布赫还花费了许多“心血”参与“家庭纠纷”。布赫在延安期间，他的狗老子乌兰夫也在延安投机于革命，当上了延安民族学院的教育长。那时乌兰夫撇开自己的老婆云亨（即布赫的亲娘）不管，正同后来找的老婆，当时还在延安学习的云丽文（即被人们称做“当代慈禧太后”的）乱搞。不惜整日“蹲窑”、“瞭哨”，侦察其狗老子乌兰夫在什么地方同姘头云丽文睡觉，再把“情报”传递给地主婆云亨。这样一来，紧跟着就要传出一阵“云家婆娘”互相撕打、咒骂和令人厌恶的狂吠声，搅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乌烟瘴气。

以上就是布赫在延安的“光荣史”的基本内容。说布赫是“老革命”，实际上是对革命者的极大侮辱。如果说他是革命熔炉的渣滓，成吉思汗的贤孙，才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正确结论。

(待续)



乌贼布赫是一路货，专把牛鬼蛇神来网罗；叛徒、特务他全要，阴谋篡党搞叛国。



布赫是牛鬼蛇神大黑伞，结成死党狼狽又为奸；文化革命风暴起，王爺一倒翔翮散。

打倒布赫

詩配画